

# 真灵性与逝水情的诗化律动

## ——徐志摩爱情诗的情感脉络

冯肖华

(宝鸡文理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宝鸡 721013)

**摘 要:**徐志摩的爱情诗有着独特的诗学内涵,其诗情、才情、爱情的多维图式,是他独有诗思、诗情、诗性在20世纪中国爱情诗尚未成熟张扬背景下的一种魅力彰显。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茵、陆小曼的爱情纠葛,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爱情范式,即徐与张的“媒妁恋”、徐与林的“知己恋”、徐与陆的“素性恋”。三种爱情范式的变异形态虽不尽相同,但情感内质的纯洁,转换方式的健康,认知态度的严肃却是相同的,其间倾满着诸多社会、家庭以及文化的无奈阻隔和冲破阻隔的抗争与斗争,有着波澜不疲爱情灵性的诗化律动。这使他的诗作既引领时代,又确立自身诗界席位,更留下何为纯诗珍品思考空间的重要一翼。

**关键词:**爱情诗;“媒妁恋”;“知己恋”;“素性恋”;徐志摩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84-06

正如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所言,事业、家庭、婚姻、爱情是人的四大精神支柱,无论折了哪根都会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婚姻爱情不仅是人类生命的重要延续,更是情感的寄托,精神世界的寓居地。作为一生追求爱、美和自由的浪漫诗人徐志摩,将爱的纯净、美的完善、自由的追求以诗化的灵性律动推向了极致,体现了独有的人生理想和婚姻爱情的特有情感范式。他认为:“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这是不容疑义的。”<sup>[1](P343)</sup>这种视爱情与生命并重,爱情供养生命、滋润生命的爱情至上观,真实、坦率、执着、热烈地倾注在张幼仪、林徽茵和陆小曼三位女性的情感世界和生命履历中,在五四新文化与封建文化对决的初年,既彰显了婚姻爱情自由伸展的时代心声,又昭示出徐志摩情感寻梦的素性追求和心路历程。

### 一、“媒妁恋”:无情之爱定力飘摇

纵观徐志摩诗作的艺术品质,要说写得最动容、最真挚、最脍炙人口而又最多的是爱情诗,如《望月》

《不再是我的乖乖》《半夜深巷琵琶》《绝断》《再休怪我的脸沉》《她是睡着了》《别拧我,疼》《爱的灵感》《你去》,以及写给陆小曼的《翡冷翠的一夜》《爱眉小札》,写给林徽茵的《云游》,等等文字。这些诗作真实地记载了徐志摩情感纠葛中的欢乐与痛苦,甜蜜与伤感,以及宁愿一死也要换取爱情自由和情感真实的理想图谋。“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而不真,做到真字的绝对义那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爱国,宗教家殉葬,同是一个意思。”<sup>[1](P337)</sup>其执着和率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人单纯而又洁净的人格品性,这也正是三位女性对徐志摩情深不弃,爱意缠绵的内在因由。

应该看到,徐志摩与张、林、陆的爱情纠葛,并非世人唾之的所谓“三角”纠缠,有着时代、家庭、环境的演变与制约,因而其情感内质是纯洁的,转换方式是健康的,认知态度是严肃的,且情感变异形态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以为,徐、张爱情范式呈现为“媒妁恋”,徐、林爱情范式呈现为“知己恋”,徐、陆爱情范式则为“素性恋”,其间倾满着诸多社会、家庭以及文化的无奈阻隔和冲破阻隔的抗争与奋斗。

收稿日期:2013-05-27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j004)

作者简介:冯肖华(1952-),男,陕西宝鸡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陕西地缘文学研究。

作为“媒妁恋”的徐、张爱情的产生,其背景是在清末民初的1913年(徐、张订婚年,结婚为1915年),距民主自由新潮到来的五四运动早6年。那时,在杭州府中上学的徐志摩16岁,而张幼仪正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读书,年仅13岁。不难看出,徐、张的婚姻命运完全是系在两个大家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掌控下,这就决定了在面对五四争民主、要自由、求解放大潮中无爱婚姻的定力飘摇和解体的时代必然。这就应了恩格斯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借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还有什么爱情而言。”<sup>[2](P132)</sup>徐、张的媒妁恋正是封建式大家庭政治行为的联姻期值和意愿捆绑。

张幼仪家族世居上海,为望门。父亲张祖泽,医德盛名,子辈十二,各有功名。兄长均为人中显贵,众里独尊的法学家、金融家、政治家等,幼仪排位第八。当张嘉璈(张幼仪四哥)在一次视察徐志摩所在的杭州府中时,仅从徐模仿梁启超文笔的一篇作文和书法的才气判断其人品操守,进而产生了欲将八妹与商会会长徐申如独子徐志摩缔结秦晋之好的想法。于是徐、张联姻,意愿如期,徐申如表示“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而张家更是浩大婚娶,其欧洲所办嫁妆竟以火车载归。然而可悲的是,这种盛名之下的婚姻盛宴,留给张幼仪的竟是徐志摩对她不屑一顾的讽刺:“乡下土包子”,留给徐家的自然是又一代香火的延续——孙辈徐积锴的降世。从此,作为专一侍奉公婆的儿媳张幼仪,无缘于新女性应有的文化职场,作为碍于父母之命的孝子徐志摩从此别妻离家情寡意淡,于北京、天津以及远旅欧美寻求一个新文化信使内心深处的自由与幸福,直至1920年11月张幼仪追寻到英国。两年后的1922年3月,徐、张终于解除了这段无爱的婚姻,甚至在张幼仪分娩哺乳时,徐志摩也未曾有过慰藉。可见五四后期虽然新潮涤荡,也未能根除媒妁婚姻之害,仍然对这对夫妻双方造成了极大的情感杀伤。正如徐志摩在一封信中表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无法忍受的,要把自由偿还给该自由的人,有价值的生命必须是通过自己的奋斗争取的,真正的幸福生活也只有通过自己的奋斗才能实现。我们两人的前途都是无限的,我们两人都有改良社会的决心,也都有造福人类社会的决心,那么我们就应当先做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直绝各自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中国一定要摆

脱旧习气”,“一定要做给别人看,非开离婚先例不可”。<sup>[3](P395~360)</sup>徐志摩首婚败兴丧志,自然平添了无限的惆怅,在《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中写道:“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忽然有一天——我又爱又恨那一天\我心坎里痒痒的有些不连牵\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的上当\你不信时一刀拉破我的心头肉\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血!那无情的宰割,我的灵魂!\是谁逼迫我发最后的疑问?\从此再不问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那么如何诠释这段婚姻呢?倘若将其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背景下看,在客观上无疑具有反叛封建婚姻桎梏,争民主、争自由、争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翌年6月,徐志摩写了《笑解烦恼结——送幼仪》一诗:“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四千年史牒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黄海不潮,昆仑叹息\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咳,忠孝节义!”<sup>[4](P35)</sup>这里,可以引证,徐志摩解除婚姻的主观意愿,以及将此次婚姻看作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从个人情感层面、社会角色看,符合新文化知识青年徐志摩追逐爱、美和自由的素性情感轨迹,符合完善一代才人作为的心路历程和最终期值,事实证明嗣后与林徽茵、陆小曼的再次情感纠葛,正是徐志摩向往完美理想人生的洒脱写照。而解脱无爱婚姻后的张幼仪,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社会角色,成为上海女子储备银行的副总裁,成功的金融家,体现了应有的人生价值。在孀居30年后与一位医师再婚,侨居美国,高龄88岁,1988年1月谢世,走完了她辛劳、抑郁而又坚强成就的一生。诗歌是情感的,徐、张婚姻的残败,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对此并未作过多的情感抒发,灰冷的思绪滞碍着诗人的灵性。而徐、林爱情的张扬自然是另一种心境了。

## 二、“知己恋”:有情之爱难成眷属

徐志摩与林徽茵的结缘,可谓一段神秘而又守望的爱情潜流。我之所以将其界定为“知己恋”,是因为同有着文化新青年的炽热,同缘于富有浪漫氛围的英国伦敦(1920年秋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相识,林16岁),且各自才华为对方所倾慕,更重要的是处在与张幼仪媒妁婚姻阴影的失落与心理躁动期。于是俊男才女,识遇他乡,在相同的文化认知,

情感流向的共识下便自然产生出心有灵犀的知己感。这种集学涯同窗情、异域故乡情、相识知己情、才华倾慕情、心里爱慕情,以及与林父间的忘年情为一缘的多维情感元素,诱发了徐、林爱情场的爆扬与持久的神秘,以及历经了甘苦悲乐及现实的诸多无奈。如何评价徐志摩二次婚恋的演变,我以为其主要辩点在于造成旧婚变的内在原因及产生新婚恋的情感认同。倘若如此,那么前者解除无爱婚姻之痛,无疑是对婚姻旧制的现实反叛,也是个体追求内心情感自由、寻求婚姻幸福的必然理想途径,自然无关徐志摩玩婚戏情的品格道德问题,相反,新恋的两性际遇、文化认同、情感真挚更反衬了徐志摩追求真爱、视爱情与生命并重,并以舍弃生命为代价的真善美的情操与道德观。

徐、林情爱的互为,有着炽热的爱情燃点和向心力、内聚力。1931年林徽茵在《悼志摩》一文中说:“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林的父亲林长民在给徐志摩的信中也写道:“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怵,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表达了其父对徐追求爱女的豁达与宽容。林徽茵更坦白了她对徐的一腔热恋,认为“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的”,“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了一种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幸运的或遗憾的,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sup>[5](P322)</sup>由此可见林家父女对徐的钟情与偏爱。而徐志摩更是痴情,“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作为多情才子的徐志摩自然将这种感情的碰撞淋漓尽致地倾洒于笔下的字里行间。在《云游》《他的眼里只有你》《最后的那一天》《决断》《我等候你》等诗中,诸如“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我不仅要你柔软柔情\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我的爱\再不可迟疑\误不得\这惟一的时机\生,爱,死——\三个环的谜\拉动一个\两个就跟着挤”,等等诗句无不包含着爱的生命的切肤体验。这种深情的笃厚积淀,心灵的无限眷恋着实令人感动,使人神往。诗人爱的灵感,情的激发,心的荡漾在林徽茵美丽、魅力的倩影和内秀聪慧的心灵深处得到了和谐的回应。尤其在接待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时,作为专使翻译并陪同的徐

志摩,更有了与林徽茵有效接触和默契配合的绝好机缘。在用英语演出泰戈尔戏剧《齐德拉》中,徐志摩饰爱神,林徽茵饰公主齐德拉,林长民饰四季之神阳春,真可谓戏中戏,情中情,缠绵沛然。艳丽如花的林徽茵,白面素净的徐志摩,鹤发童颜的泰戈尔,时人惊叹:犹如松、竹、梅三友图。然而这种机会必定是短暂的,对于林徽茵的离去,徐志摩伤感地写道:“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sup>[6](P72)</sup>

徐、林的结缘是缘于知己,进入真诚,陷入痴迷,与张幼仪媒妁婚姻有质的区别。本因天造地设,然而有情人却难成眷属。1920年11月张幼仪的到来,使徐、林的热恋处于尴尬地步,林徽茵也因此于1921年10月随父离英回国,徐志摩即刻于1922年3月解除了与张的婚姻,8月回国企图挽回与林徽茵的关系并相携再回康桥。“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未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踪迹\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康桥,再会罢!\你我相知虽迟,然这一年中我心灵革命的路潮\尽冲泻在你妩媚河身的两旁\此后清风明月夜\当照我情热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地桥边\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音节,歌吟声息\缦烂的云纹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感情\此日撒向天空的恋意诗心。”这是《康桥再会罢》一诗中对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也许徐志摩的婚恋注定了一波三折,他的悲剧恰恰在于这阴差阳错。当1923年1月徐志摩转道回到北京时,林徽茵已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确立了稳定的婚姻关系。梁启超担心这位得意弟子妨碍了自家婚事,遂掷信委婉劝之,“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最乐道,且兹事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鹊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呜呼志摩,吾以为人类对于两性间相互最好是以‘无著落’之态度行之,则虽少亦可以减无量苦痛。”<sup>[3](P395~360)</sup>对此涉及的感情问题,徐志摩并不相让,表示了他依然追求的决心。“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之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入流堕落,其几微矣!”<sup>[3](P395~360)</sup>这位多情才子面对先师,在实现自己的情感归宿问题上毫不护颜,希求真爱之狷急之气跃然纸上。

然而事实上徐志摩失败了,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茵在加拿大结婚。环境、地位、声誉、影响之现实决定了徐志摩的追求是极难的。一介归国书生何其有?而梁启超名盖京师,誉满海外,自然佑益梁思成的学仕坦途,杰出人物林长民亦非社会等闲,更重要的是林、梁恋爱已为定局。当林徽茵明确表示不能与他结缘并与梁思成回美国时,徐志摩如同天倾,“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叫我不掉眼泪怎么着?”诗人以无限的惆怅、失落、痛苦和绝望写下了《去罢》这首无奈的诗篇。“去罢,人间,去罢!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去罢,人间,去罢!我面对着无群的穹苍\与幽谷的香草同埋\悲哀付予暮天的群鸦\去罢,梦乡,去罢!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碎\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去罢,种种,去罢!当前有插天的高峰\去罢,一切,去罢!当前有无群的无群。”<sup>[7]</sup>可以感受诗中的“去罢”“独立”“同埋”“悲哀”“摔碎”“一切”,真实地记录了诗人此时追逐真爱惨败后情感冰点的极致和坍塌。诗与爱情的结合,爱情注入了诗的内涵,使徐志摩爱情诗的艺术品质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这一点林徽茵当为助力和燃点。林徽茵坦言:“我只要读读那些日记,给我是精神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造成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sup>[8](P39)</sup>至此,徐林的情感纠葛终于结束了。正如他所信奉的“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这是不容疑义的。”<sup>[1](P337)</sup>徐志摩视爱情与生命并重,爱情供养生命、滋润生命的爱情至上观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这位痴情诗人,真爱狷者,面对首婚自解,首爱破碎,在内心深处还能有新的情感生命的涅槃吗?

是的,本为诗人的徐志摩,在致友人张友鸾信中说:诗人是“精神困贫的慈善翁,展露真善美的万丈虹,居住在真生命的最高峰”。<sup>[9](P53)</sup>这种体悟正是他深受欧美经典文化熏陶的必然形成。他一生疏于物质,书生气十足,悖于虚伪,真实为贵,完美理想,我行我素,树的是“真善美的万丈虹”,求的是“真生命的最高峰”,行的是“精神困贫”的坦途路。当与林徽茵的知己恋断裂后,可以说,作为多情才子的徐志摩之追求完美理想的真正爱情尚未有完美的归宿。那么,在继之寻求完善、完美的理想归途中,徐志摩仍在“路上”,仍是个执着寻求者。在《希望的埋葬》一诗中他这样倾吐:“希望,只如今……\只如今剩下遗骸\可怜我的心……\却叫我如何掩埋?\希望,我抚

摸着\你惨变的创伤\在这冷默的冬夜\谁与我商量埋葬?\埋你在秋林之中\幽咽之边,你愿否\我又舍不得将你埋葬\希望,我的生命与光明!\像那个情疯了的主\紧搂住他爱人的冷尸!\梦境似的惆怅\毕竟是谁存与谁忘?\是谁在悲唱,希望!\你,我,是谁替谁埋葬?\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不论是生命,或是希望\便冷骸也发生命的光\何必问秋林红叶去埋葬?”<sup>[1](P51)</sup>字里行间明显看出诗人情感的波动、回环,对失去唯一至爱的林徽茵的留恋和惋惜,以及对情感逝去事实的客观对待。事实上从徐与张、林、陆爱情经历考察,林徽茵的确是徐志摩事业、情感、秉性、人样的适合,可惜命不佑福,天不作美。诗中“希望”“创伤”“惨变”“冷默”“埋葬”“舍不得”“搂住”“悲唱”“不死的光芒”“生命的光”“何必问”等等关键词,浓缩了诗人难以诉说的情感心路历程。1923年9月,徐志摩为自己的小照题词:“我是从悲伤沉闷中\来到这天然的胜处\地窖里潜行的流河\又见了树色与天光”。多情才子悲情哀,他终于走出了悲情的雾霭,又见新的生命的“树色”与“天光”。

### 三、“素性恋”:狷急之爱悲怆未料

那么“树色”何在?“天光”又在哪里?陆小曼,又一位复活爱情的使者,生命履历的“树色”、“天光”,浪漫时尚的多情女走进了徐志摩的情感世界。这年他30岁。

客观地讲,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范式,没有张幼仪式的媒妁指令、家长意愿的诸多掣肘,也无林徽茵式的知己际会,长于耳鬓厮磨的情语的培育,却是一个失恋者与一个有夫之妇邂逅的一见钟情,所以我界定为“素性恋”。那么,徐、陆这种短暂的热恋与狷急闪婚,究竟蕴含着多少幸福指数和潜藏着几多情感危机,诗人徐志摩是无以测度的。世事的难料遂后使徐志摩又一次历经了情感路上的喜怒悲哀和无奈与无助。

陆小曼的家世不逊于林徽茵,为世代书香望门。父陆进,清朝举人,又留洋日本帝国大学与曹汝霖、袁观澜同班,并成为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外交官,民国时的社会名流。因门第高台,陆小曼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15岁左右,熟于英、法两语,加之丽质柔媚,礼数端庄,聪慧内秀,活泼可人,一时间便成为京城贵府瞩目的名门闺秀,当然也成为陆进夫妇的掌上明珠和政治联姻的资本,这多少也埋下了陆小曼尔后婚姻的几多阴影。有意思的是,同为梁启超的得意才俊,世代显赫的王家嗣子,

入清华学堂、赴美留学、又进西点军校,熟悉英德法语言,回国后任职于陆军部、外交部,誉为“文武全才”,年长陆小曼 7 岁的王赓进入了陆家的选婿视野,于是,陆、王完成了家族政治联姻的父命宿愿。然而可悲的是,婚姻不是家族的聚会,也非朋友的盛宴,它属于个体,两人世界,两性相悦,习性相融,情投意合的自然自在和自为。事实证明陆、王的婚姻又是一桩人为的错配。

王赓深受多年的美式教育,其生活理念、行为方式、行事做派,加之军人素养无不规矩于古板的生活范式、习惯和固有节律。而陆小曼开朗活泼、不善寂寞,且喜涉外交友的素性恰与此性格难以投合,自然就失去了夫妻间耳鬓厮磨,嬉娇愠怒,至情至性游耍的诸多情场机趣,而徐志摩作为友人,常常在王赓的授意下代替其陪陆。正是陆、王这一文化性格派生出的隔膜,给了同窗多情诗人徐志摩接触陆小曼的天缘机会。于是,一个失恋的多情诗人,一个失意的多情少妇一触即发,跌进了热恋的狂澜。陆小曼表白说:“我绝对不肯让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间认识了志摩,叫他那双放射着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了。”<sup>[10]</sup>徐志摩以其特有的诗情诗性诗思诗言诗语回应了这一爱情的呼唤,《翡冷翠的一夜》这样写道:“天呀!你何苦来,何苦来\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你摸摸我的心,他这下跳的多快\再摸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黑夜\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这阵子我的灵魂就像火砖上的熟铁\在爱的锤子下,砸,砸\火花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紧我\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徐、陆的热恋已超越了应有的道德规范,冒天下之大不韪了。然而徐、陆情感的率真又令时人几多钦佩和羡慕,所以好友郁达夫说:“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如志摩,遇合在一起,自然就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纲常论教?更哪里还顾到宗法家风?当这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一次在来今雨轩吃饭的路上,曾有人问起我对这事的意见,我就学了三

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假如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作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sup>[11](P109)</sup>是的,道德和情感永远是两个离合聚散的平行线。对于诗人和情人的欢愉,情的激荡、率真,是无力苍白的所谓道德难以抵挡的。于是,诗人笔下依然流淌着诗的情,情的诗,是那样的浓烈、醉人、持久、继续。可以说,陆小曼又一次激发了徐志摩的诗情,成就了徐志摩爱情诗的二次勃发。《春的投生》写道:“昨天晚上,在前一晚也是的\在雷雨的狂欢中\春,投生入残冬的尸体\不觉得脚下的松软\耳鬓间的温驯吗?\树枝上浮着青\潭里的水漾成无限的缠绵\再有你我肢体上,胸膛间异样的跳动……”<sup>[1](P99)</sup>诸如类似的《决断》《别拧我,疼》《鲤跳》《起造一座墙》《最后的那一天》等等诗篇,都是徐、陆热恋前后情感诗化的灵性投射。

徐、陆于 1926 年 10 月完婚,但面临的是好友王赓的尴尬难堪和家人对陆小曼的排斥和不认可,甚至徐母逝世时陆小曼也不得以儿媳身份守孝,然而徐志摩自觉是幸福的。他在《眉轩琐语》日记中写到:“得到了陆小曼,是从苦恼的人生中挣出了头,比做一品官,发百万财,乃至身后上天堂,都来得宝贵。”<sup>[1](P400)</sup>徐志摩本是个完美理想主义者,也许在他的心里就有着一幅与陆婚后的生活理想图,凭着陆小曼的天赋才华,他们能够在艺术天地有一番作为。然而两人在享受了数月“神仙般的生活”后,一切灾难便伴随着这位丽人的劣习不期而至,给本就单纯良善、认真生活、富有理性的贫弱书生徐志摩带来了不尽的烦闷、辛酸和痛楚。虽然他也多次试图规劝陆,但终未果。《志摩日记》多处有此记载:“眉,你今天说想到乡间去过活,我听了顶高兴,可你得准备吃苦。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一个地方,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习惯。”<sup>[1](P322)</sup>“眉,往高处走!我不愿意你过分‘爱物’,不愿意你随意花钱。因为我认定奢侈的生活不是高尚的生活。”<sup>[1](P352)</sup>“曼,你果然爱我,你得想想我的一生,想想我俩共同的幸福;先求养好身体,再来做积极地事情。”(1928 年 6 月 25 日)面对如此规劝,已经习惯了奢华生活的陆小曼自当耳风,徐志摩只好辗转于京沪间(1931 年前半年往返 8 次),以维系拮据而又飘摇的生活存在,以至于苦果自吞,苦水自咽,经受着身心悲哀的极度缠绕。《生活》(1928 年)一诗便是这一时期的心灵写照:“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睹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扞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天光\这魂魄,

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sup>[1](P118)</sup>一向心地明朗、浪漫洒脱的徐志摩没有了昔日的神光。可以说,自1928年至1930年间,苦情、悲情、哀情吞食着他,诗人诗情枯竭,诗思紊乱,诗性迫移,为谋生计忙于教书,没有了1925年《志摩的诗》的诗思与情怀,没有了1927年《翡冷翠的一夜》的情感的飞扬与彰显,可以说,陆小曼的闯入既激发了徐志摩二次诗情的绽放,又造成了徐志摩诗性的枯竭。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志摩作为诗人的终结,成也陆小曼,败也陆小曼。而1931年徐、陆的一次争吵,彻底结束了作为夫妻的存在生涯,也结束了作为诗人个体生命的事实。1931年11月17日,从京回家的徐志摩,苦口婆心地劝陆小曼戒鸦片:“眉,我爱你,深深地爱着你,所以劝你把鸦片戒掉,这对你身体有

害。现在你瘦成这样,我看了,真伤心得很,我的眉头啊!”<sup>[12](P223)</sup>不料,陆小曼勃然发怒,随手扔烟枪于徐志摩脸上,将其眼镜打碎。徐一怒之下,乘机离沪去京。两天后,即20日坠机遇难。一场沸扬文坛的狂恋热婚就这样在惊愕之中熄灭了,一代才华洋溢的多情士子也这样轻轻地走了,未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走了,在时代、社会、家庭及个人诸多复杂因素的阻隔中,理想未遂,命运多舛,给文坛留下了多情才子悲情哀的几多悲怆。然而我们不得不认知,他是一位纯粹的诗人,激情的学者,理想的追求者,真爱的守护者,生活的执着者。他的人品、文品、诗情、才情、爱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将永存于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

#### 参考文献:

- [1] 徐志摩. 徐志摩诗文名篇[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 胡适. 悼志摩诗[A]. 徐志摩全集(第一卷辑)[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 [4] 赵遐秋. 徐志摩传[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5] 梁从诫. 林徽因文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 [6]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 [7] 徐志摩. 志摩的诗[M]. 上海:中华书局,1925.
- [8] 韩石山. 悲情徐志摩[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 [9] 徐志摩. 徐志摩自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 [10] 陆小曼. 爱眉小札·序[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 [11] 郁达夫. 郁达夫全集[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 [12] 王映霞. 我与陆小曼[A]. 韩石山. 悲情徐志摩[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 Purity and passion of the love poetry of Xu Zhimo

FENG Xiao-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j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anxi 721013, China)

**Abstract:** Xu Zhimo writes lots of love poems with pass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poems express his matchmaking, friendly, and spiritual loves with Zhang Youyi, Lin Huiyin and Lu Xiaoman. The three types of pure and passionate loves speak for the rebellious attitudes towards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social obstacles.

**Key word:** love poem; matchmaking; friendly love; spiritual love; Xu Zhimo

[责任编辑 李 靖]